

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引导空中力量倡导者理解人员救援的战略价值

Strategic Rescue: Vectoring Airpower Advocates to Embrace the Real Value of Personnel Recovery

查德·斯特尔，美国空军少校（Maj Chad Sterr, USAF）

美国空军中大概不会有人质疑搜救遇险战友的内在意义。美军的训言催生出生不顾身营救失事人员的大量英勇事迹，发生在东南亚和索马里的援救传奇尤其激荡人心。本文认为，虽然空中力量的倡导者普遍认同战术搜救，但往往未能意识到战术搜救作为范围更广大的人员救援（PR）职能的一部分，蕴含着战略价值。这种状况应予改变。

当前的美国政策明确界定了协同搜救遇险人员的必要性和战略目的，尤其在美国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地方。¹ 这些政策文件中列举了一个国家运用自主搜救能力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各种有利效应。² 为实施这项国家政策，美国国防部授权空军部署专门的搜救部队行使全球 PR 职能，为此，空军需以统协方式组织、动员和执行搜救使命，通过系统性运作营救失散人员。³ 把 PR 提到战略高度，部分是自上而下努力的结果，但我们应注意到，我们还应感谢那些打破重重官僚障碍、一再努力推动政府重视 PR 战略价值的人士。现在，空中力量倡导者们将战略搜救成功提升到战略高度，和战略打击、全球到达、持久情报监侦，以及空军其它关键能力一道运用，来挫败敌人影响美国生活方式的种种企图。这些倡导者进一步应做的，是如何充分发挥我们可称之为的“战略 PR”的巨大潜力。

战略 PR 的缘起

美国需要对 PR 赋予新的战略意义，因

PR = 人员救援

为当今美国面对着海外应急行动的挑战，

并继续将重兵投入重大作战行动，此外还要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开展维稳，同时需要慑阻敌人不得轻举妄动。我们必须减少因人员被俘和被扣为人质所引发的冲突和政治风险。美国政府正采取更主动和统一的方式，降低在国外执行公务的人员——其中包括在海外服役的所有空军官兵——面临的危险。联合作战准则中对“Isolated personnel”（失散人员/陷困人员）这个专业术语的解释是：“指那些在参加美国支持的军事行动或使命过程中从其所属单位失散，或者处于必须求生/避俘/拒绝合作/逃脱之处境的人员（个人或整个集体），包括美国军人、国防部文职人员、国防部合同商人员（以及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定的其他人员……）。”⁴ 这一定义体现了 PR 的战略性质。

由此，空军搜救部队一改传统形象，不再局限于深入敌后、救回失事飞行人员或开展特种搜救行动。作为一支能胜任 PR 作战的部队，战斗搜救部队需要具备高度复杂的多重能力，承担更广泛的 PR 职能，包括行动准备，响应和适变等。空军已有效地将搜救部队战士培养成 PR 作战专家。现在，空军的搜救能力成为一项适应能力很强的资源，一旦敌人抓获我方失散人员，企图利用俘虏开展宣传，获取情报，或限制俘虏人身或行动自由，我部队能高度适变，有效减少由此产生的作战和政治代价。这使空军搜救部队在各类军事行动中，包括在建立伙伴能力的努力中，成为美国以“全政府参与”方式开展 PR 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搜救部队的作战节奏很快，虽然国防部即将进行新一轮预

算削减，空军必须继续主导建设 PR 的努力，解决 PR 部队面临的各种迫切需要，使这支部队做好行动准备、响应和适变，从容应对危机前、危机间和危机后的各种形势。

世界各地报纸在 2011 年 2 月 1 日都醒目刊登了“美国国务院向在各国的美国公民发布全球范围的安全警告。”⁵ 从伊拉克、阿富汗到索马里，在交战区和漫无法制的土地上，美国人一直处在危险中。无论是奥运场馆还是度假海滩，美国人是否“到处”都受到真实威胁？国际安全环境在持续变化，难以预测，由此增加了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恐怖袭击和暴力的风险。敌人胆敢把任何官方和私人场所都作为攻击目标，从大使馆和体育场馆、到商业办公楼和宗教聚会场所，无一幸免。公共交通系统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很高，巴士、地铁、火车、飞机和游轮，都在恐怖分子的注目之下。面对这些幽灵般的危险，美国人怎么办？要么躲在美国境内闭门不出，要么拒绝向威胁屈服。拒绝屈服，需以国家为坚强后盾，才能信心更足地宣示美国为自由的灯塔，同世界积极互往互动。但这只是我们开展 PR 的一个原因。从超越大部分军事使命的更大范围而言，PR 的重要性可从一系列不同的复杂动因来探讨，从治国现实之需要，到道德义务之驱使。本文认为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层面理解 PR，并探讨其中一些主要的动因。

历史铸就传统

美国的 PR 传统由来已久，观其片段可知其详。在越南战争期间，开展搜救是美军的独特现象：“在类似的战争条件下，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发展出如此广泛的搜救能力。能够付出这样代价的国家，更少之又少。”⁶ 美军不惜以牺牲搜救部队战士为代价而对人之

生命价值的重视，源自强调社会的凝聚力性质的西方哲学，美国宗教和社会背景亦有所反映。⁷ 在北非，基地组织向各种恐怖团伙开出巨额悬赏，怂恿他们抓住西方人并转交给基地组织。但被抓者最好不要是美国人，这是因为基地组织早就见识了美国的明确承诺，知道美国只要认定有必要，就不惜动武施救。⁸ 此外，决不丢下一个战友作为美军特征已广为人知，并在哈罗德·摩尔少将 (Lt. Gen. Harold G. Moore) 的作品《We were Soldiers Once...and Young》(编注：后改编成电影“越战忠魂”)中有形象的描述：

我们一直接受的教诲，是绝不将任何伤员和阵亡者留在战场……我们发现了塔夫特，他已阵亡。我们背着他往回走的路上，又看到一个丢下的战友……盖尔和我再次折返，把他背回来……

……我坐在那里，直觉得不能就这样吊上直升机一飞了之，而把那几个伙伴留在身后。决心既下，我一把解开胳膊上的缆索，大步返回去……

……我铁下心来，决不失信，我们这个营决不把任何战士留在身后的战场，每个人都得回家。⁹



作为对这种特征的进一步强化，美国陆军的教义宣示：陆军战士绝不丢下阵亡的战友；空军的教义同样宣示：空军战士绝不丢下空军的同伴。

在美国空军发动著名而代价沉重的“蝙蝠 21” (Bat 21) 大营救行动之后，研究越战搜救的著名史学家蒂尔福德博士 (Dr. Earl Tilford) 问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难道高于在救援行动中牺牲的两名 OV-10 机组人员、五名 HH-53 飞行人员，以及陆军“休伊”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吗？¹⁰ 让我们回顾当时的情景：1972 年 4 月 2 日，一架非武装 EB-66 电子干扰飞机被击落，五名机组人员死亡，只有 [呼叫号为“蝙蝠 21”的] 领航员活了下来，但身陷入侵南越的 30,000 多名北越军队中。这位幸存者东躲西藏坚持了 12 天。与此同时，美军动员了所有军种，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内，派出数百名官兵出发寻找，从而发起《星条旗报》所称的“美国最大的战时空中搜救行动”。¹¹ 身为这次救援行动的对象，汉布尔顿中校 (Lt Col Iceal Hambleton) 不断拷问着自己：他的生命是否值得我们付出这样的努力？然而，只要有机会把战友救出来，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

团队成员对整个集体而不是对个人负有责任感。汉森 (Victor Davis Hanson) 援引马歇尔将军所著《Men against Fire》(浴火战士) 一书时指出：“美军打仗，境界很简单，这就是整支部队都必须活着回来，再高些也就是想着保护和营救周围的战友，但还谈不上思考善与恶这个更高的境界。”¹² 从东南亚战争回来的退伍军人指出：相较而言，他们的南越盟友“在逃脱时，必须靠自己的机智，才能平安返回。”¹³ 南越军队既没有关于搜救

的相同理念，也不具备能够开展专项复杂搜救行动的广泛资源。

自越战以后的二十年间，赋予一个美国人的生命价值没有改变。从那场冲突中活着回来的军人和其他人在谈到美国对人员救援的态度时，感触良深。例如，于 1993 年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被俘的迈克尔·杜兰特准尉 (CWO Michael Durant) 讲述了自己对美国文化的见解：“书中所描述的这些行为，在许多方面独一无二，但是在我们引以为豪的历史中不断重复，无数次地展现英勇和牺牲，从而构成美国式爱国者的标志。”¹⁴ 在惨痛的 10 月“摩加迪沙之战”中，18 名美国人牺牲，杜兰特在这一天被俘。索马里人击落了两架试图营救美国兵的“黑鹰”直升机。空军两名空降救援兵，费尔斯和威尔金森 (Scott Fales and Tim Wilkinson)，冒着枪林弹雨顺吊索快速下降到一个坠机现场救回伤员，因此获得空军十字勋章。此外，“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两名狙击手，舒加特和戈登 (Randy Shughart and Gary Gordon) 不惧敌众我寡，强行救援另一处现场被击落的机组人员，不幸牺牲。索马里人知道可以玩弄美国的价值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没有杀杜兰特，他们知道只有留下活口才能讨价还价，获得战略利益。

PR 职能的复杂性

人之生命如此珍贵，使关注时敏目标的 PR 行动非常复杂，空中力量对其目标是施救而不是摧毁，若失败则代价高昂。这种行动的成功和速度密切相关，但 PR 行动过程复杂，使联合部队指挥官很难缩短在整个行动区域的搜救响应时间。为了搜救成功，搜救部队不仅自身必须有特定的组织、训练和装备，而且指挥控制部门必须已建立起有效的

PR 架构，能促进这种争分夺秒的反应行动，并与失散人员的自救能力相辅相成。指挥官和参谋班子、搜救部队，以及失散人员都应事先有所准备，然后为搜救行动做好详尽的计划和严密执行，再加上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汲取和总结，才能提高搜救行动的胜算。在“蝙蝠 21”救援行动后，美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空中作战处副主任罗斯准将（Brig Gen R. G. Cross Jr）评论说：“无论作为空军、陆军或海军战士，我们都应意识到，有时我们必须为整体而牺牲个人。”¹⁵ 这种牺牲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在什么情况下死得其所，或更准确地说，死不得其所，应由国家政策来判定。

国家政策

“美国政府继续致力于安全和快速援救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失散的美国公民和美国政府人员。”¹⁶ 美国为强调 PR 的重要性，特别在国家安全政策指令 NSPD 12 后面加了一个附件，其中包括对孤立事件做出预防、准备和反应。附件承认，敌人企图通过资助叛乱分子、犯罪团伙和恐怖组织制造事件，来削弱我们的国家意志，威胁国际安全。随着美国在国外的人员增加，以及非正规战争的变化发展，都要求美国针对孤立事件制定一个有效的 PR 基础框架和协调反应机制，由此推动出台了上述国家政策中的 PR 战略目标：预防、准备、反应。¹⁷ “预防”是指加强教育和训练，使美国人在国外环境中注意防范，不轻易成为攻击对象。“准备”是将重点放在身处险境的个人身上，要求他们了解 PR 的程序及计划和步骤的制定，包括对风险环境的认识；通过教育和训练掌握被俘后的生存技能，尽量避免被利用并配合营救；建立或利用各种设施构建有效的反应。“反应”则指对一个孤立事件做好准备后的具体实施，它

要求加强和进一步整合现有的 PR 机制，包括事件之后的重新整合过程。¹⁸

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政策指令 NSPD 12 提供了实施指导方针，引导以“全政府参与”方式实施 PR 使命。负责战俘 / 失踪人员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雷大使（Amb. Charles Ray）说：“我们政府各机构间合作遇到的困难，通常源自于各部门政策中的分歧和机构文化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真正期望凝聚力呢？”¹⁹ NSPD 12 的这个附件，为整个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和解释，指导所有部门对准 PR 的三个战略目标：对孤立事件做好预防、准备和反应。它包含 68 项要执行的任务，其中 29 项直接涉及国防部。附件首先将人质工作组更名为人质和人员救援工作组，这一变化扩大了对人质事件的概念，目标是将 PR 体制化。要按照 NSPD 12 的附件精神做好“预防”，应包括对目前的人身安全、部队保护以及 PR 教育 / 训练的现状进行评估。在实施“准备”的指示中，应标明所有部门和机构都需要制定基本的指标，包括排出风险地点的风险程度并安排相应的 PR 教育 / 训练，界定教育 / 训练的必要性，以及评估与美国政府内现有的教育 / 训练的互通性。国家政策期待着我们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教育 / 训练计划。²⁰ 这种期望直接同第三个目标，即“反应”相关，因为政策要求加强和进一步整合现有的 PR 反应机制，目标是将各种能力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PR 系统。对于事件后的反应，国防部必须适当地协助其他部门和机构以及伙伴国，制定重新整合政策和方案。²¹

这部国家 PR 政策显然贯穿于奥巴马总统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家安全战略所考虑的是美国的长久利益，包括生命的价值，美国公民、盟国及伙伴国的安全，

在本土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国际秩序下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²² 拯救生命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利益的核心，合理运用 PR 的军事部分，就能根据国防 PR 政策的规定，在预防、准备和应对孤立事件的过程中，支持美国力量的有效使用和整合。

国防政策

前国防部长盖茨签署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心放在如何以统一方式计划和实施从更宽广的国家政策中归纳出的 PR 政策。他承认单靠军事的成功不足以实现国家目标，声明他领导的国防部不容许重要的“软实力”能力——通常被视为对孤立事件的准备和反应能力——退化或消亡。²³ 前参联会主席马伦海军上将签署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立场，承认协调动用军事力量和其他治国工具的必要性：“在这个多节点的世界，军队对美国领导力的贡献，必须要超越力量本身，必须取决于我们行使力量的方式。”²⁴ 马伦将军构想的军队是一支能有序行使力量的军队，仅在认定有必要时才行使破坏杀戮。历史证明，虽然美军搜救部队在整个越战中拯救了数千美军生命，但总体而言，国防部未能一直做到在救援能力方面满足上述意图。例如，海军在 1975 年将海军唯一的现役救援组织 HC-7 分队撤编；空军的空中搜救服务处在 1986 年也萎缩为无行为能力状态。1990 年“沙漠风暴”行动的发动令美军搜救部队措手不及，无法组织起一项有效的常规搜救能力，又加上缺乏一个总体的战区搜救指挥控制机构，使问题更加复杂。²⁵ 而今在国防政策文件中强调 PR 能力的重要性，可以帮助美国及时汲取教训而避免再付一次高昂的学费。

国防部为强调 PR 政策，在 2009 年颁布了国防部指令 3002.01E《国防部系统内的人员救援》，概述了国防部建立和发展 PR 能力的总体指导方针，以确保国防部能提供国家政策中阐明的 PR 能力中的军事反应能力：

在参加美国发起的行动或使命的过程中，国防部最高优先之一，是保护那些陷入危险、可能或已被围困、包围、俘获、拘押、囚禁，或因各种原因失散或躲藏避俘的美国军人、国防部文职人员、以及授权陪同美国武装部队的国防部合同商人员的生命和安全。²⁶

国防部并承认有义务训练、装备并保护其人员，防止他们被俘和被敌人利用，并降低敌人利用我失散人员来要挟美国利益的可能性。国防部期望战斗指挥官们在军事行动中对所有人员保持态势感知，将部队保护计划和 PR 挂钩，作为保存部队力量的一个手段。²⁷ 国防部和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不支持以赎金或让步来交换任何国防部人员，只同意兑现这些人随身携带的护身血幅中承诺的赏金。²⁸

全政府参与

在国防部内建设 PR 能力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是表明 PR 的战略价值。但是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具体来说，需要采用一个跨部门的全政府参与方式。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指出，要在各部门和机构间培养协作文化，就要求更有效地调度资源并改进教育和训练。²⁹ 除此要求以外，奥巴马总统还号召军队继续加强其建设外国伙伴关系的能力，训练和扶植这些国家的安全部队，推动军队之间的关系。³⁰ 进一步，美国还鼓励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和金融交易，同时情报和执法部门也同其他政府合作，协调预测事件，应

对危机，提供安全和保护。³¹ 上述中的最后几项需由 PR 承担，从在国内本土对民主政府提供国防支持，到奔赴国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开展救灾行动，都是 PR 的职能范围，因此 PR 在连接军队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美军 PR 能力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它强化以全政府参与方式来应对未来冲突和危机，通过合作和吸引，而不是以硬实力的威胁和利诱，使美国达成预期目的。

PR 还支援“全政府参与”的威慑方式。政府以强大的威慑政策，融合经济、外交和军事工具，来影响潜在敌人的行为。³² 传统的观点承认：威胁使用武力证明同动用武力一样有效，可以防止敌人达到违背美国意愿的目的。³³ 我们威慑敌人，可以通过与他们更多接触，从而避免冲突。进一步，若把 PR 能力和经济及外交工具结合起来，构成非威胁方式，就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拯救生命的机会。如此，这些国家在做救灾准备时，会思考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开展 PR，在危机真正发生时，会请求美国帮助。2011 年 3 月日本突发的大灾难证明 PR 的运用有助于加强国际关系。当然日本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也互为盟国，彼此交战的可能性很低。但即使是友好国家，也会出现利益矛盾而导致关系紧张，如不通过现有的联系疏通化解，就可能升级而反目。当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重创日本北部后，一接到日本的公开援助请求，美国立刻派出全部搜救部队予以帮助。如果此前美日之间没有在救生方面进行合作而是炫耀武力，就不可能发生后来的这些行动。一旦民众认识到这种能力的存在，就会期望自己的政府在未来提供相同水平的响应。

人道主义援助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好处：拯救一条生命，赢得终身朋友。救人一命必会影响到其亲朋好友乃至当地政府，可在民众的“民心”中产生巨大的好感。这种情况甚至能发生在那些被视为不可能的地方，例如在 2003 年 12 月受地震重创的伊朗。³⁴ 谈到美国在克什米尔 2005 年遭受地震后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马伦海军上将说：“我们开始向他们展现美国力量不同于恐惧、庞大或傲慢的另一面。这正是代表美国空军的搜救部队可以带来的结果。”³⁵ 此外，增加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依赖政府来保护和拯救生命，都有助于培养互相尊重，减少滋生反叛和恐怖主义的温床。³⁶

国防部是实施总统指导思想的关键角色。前国防部长盖茨希望通过创新手段、概念和组织来建设并完善国防部的 PR 能力，能在发生孤立事件后调动政府各种资源，灵活及快速做出反应，能及时调整自身的能力、概念和组织，与通常具有不对称挑战特征的复杂国际环境保持同步。因此，盖茨部长要求我们扩大理解联合行动的概念，无缝结合各部门的民间和军方能力。具体说，盖茨部长要求重新调整国防部的结构，加强跨机构协同规划和突发事件反应能力，以更好地应对风险及满足需要。³⁷ 正如国家 PR 政策中所述，无论我们动用 PR 中的外交、军事或民间手段，一切在于必须把失散美国人营救出来。

建设伙伴国能力

奥巴马总统指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制止核武器扩散……以及构建合作解决方案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武装冲突和疾病蔓延的挑战，”是超越边境的重大国家利益。³⁸ 一个善意的举动，例如通过与伙伴国协商的合

作解决方案来拯救生命，能推动持久的伙伴关系或未来的联盟。“每一个获救的人都会传播我们而非敌人的价值观，都会强化对我国和那些同我国结成伙伴国的信任。”³⁹ 这些国家将成为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成为美国在应对影响其他共同利益的全球和区域安全危机时可依赖的国家。诚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满足本国民众的基本需要，不能履行政府维护境内安全的责任时，其后果常常波及全球，并可能直接危及美国人民。”⁴⁰ 人道主义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任其恶化，将冲垮本国政府，进而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上述战略文件指出了危机之后长期恢复的能力需要培养。美国应对海外人道主义危机提供支援，但不可派人出国而无归期，接受援助的东道国有责任尽快放支援者回去，否则我们的目标就无法达到。我们能使用 PR 作为战区的国家安全交往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⁴¹

2011 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描述了一个多节点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更显著特点是在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基础上结成利益驱使的各种联盟，而非对抗力量之间的安全竞争。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对地球资源的更多需求：“全球气候变化，加上在沿海或附近环境的人口越来越密集，构成难以确定的冲击，可能挑战弱国或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⁴² 这部国家军事战略文件用了一整节的篇幅，论述如何通过战区安全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来加强国际和区域安全，以达到在危机发生前建成国际间互通操作能力的目的，从而在民众生死存亡的关头能最大程度地协作救助。救人性命是人性需要，无论国籍，人道救援和救灾行动同样能驱使昔日敌人产生好感和信任。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我们进入

那些原本封闭的国家并发展和保持关系，从而支持更广泛的国家利益。⁴³

美国人在全球各地发生失散事件的可能性增高，自然和 / 或人为灾难的风险加大，这一切促使盖茨部长指示国防部与盟国合作，提高军队的能力，重点放在教育训练，以及适当情况下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⁴⁴ 在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中，马伦海军上将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期望：伙伴关系应能经受住政治骚乱甚至国家毁坏。⁴⁵ PR 能力中的军事组成部分可允许我们满足这些期望。PR 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帮助外国发展自身能力，以此作为全球交往的关键成份，藉以获得集体安全利益。而全球响应抢救生命的能力依赖于对区域能力建设的投资：“区域组织可以特别有效，能在事件周围的国家迅速动员力量并开展合法合作。”⁴⁶ PR 能力中的军事组成部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奥巴马总统的期望，即美国加强区域能力的途径是建设出一个当地、本国和全球分工共担的机制。PR 并非完全作为一项军事职能存在，但军队的确能提供一支相当程度的专业力量，随时听从美国的调遣，服务美国的利益。

PR 能实现什么？

国家和国防政策并未规定搜救一个人生命的最大资源成本限度。但是这些政策文件的确提出了以全政府参与和伙伴国协同的方式，来防范和阻止敌人实现以下四个主要目标：

1. 从一个战术事件中获得战略优势，藉以削弱美国国家意志，增加对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危险。
2. 影响国际伙伴，迫其从美国主导的联盟退出并撤回对美国政策的支持。

3. 增强敌人的力量和行动能力而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4. 因伤害，剥夺战斗意志或拒绝承受战术风险而导致生命损失和战斗低效，从而影响作战人力资源的调用。⁴⁷

PR 能防止美国的敌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国防战略文件指出：军方将同其他美国各部和机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伙伴和盟国，以及国际和多边组织一道合作，推动国家目标：“一个全政府参与的方式，只有在政府每个部和机构都了解其伙伴的核心功能、角色、使命和能力，并为这共同的目标实施合作时，才成为可能”。⁴⁸ PR 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此缘由，国防部最近指定了一个主导部门，是以更加重视 PR。

结语

PR 是国防部的一项功能，首先因为美国尊重人的生命，也因为美军文化将战友之间的忠诚作为基石。这些事实永远不会、也不应改变。我们可以从大量勋章嘉奖和军事传奇中无数的英雄事迹和榜样，来更深刻地理

解军人对生命的珍重。我们的英雄，无论活着或已离世，都只是我们的整体部队的杰出代表，我们的所有战士如果身处同样境地，都会做到奋不顾身营救战友。但是，没有参加类似使命的人们可能会质疑相关的政策，质疑为救人而牺牲搜救队员生命的合理性。除了上述崇高的动机之外，美国开展 PR，还因为它的战术价值之外的战略价值。美国的敌人总是利用被俘的美国人和盟国人员，削弱我们的国家意志，危及国际安全。这些敌人从叛乱分子到犯罪团伙和恐怖分子一应俱全，他们构成的威胁之大，已引起美国的安全关切，故而制定出指导防范和应对各种孤立事件的政策。国防部的政策承认 PR 是国防部的一项最高优先，因为“任何一个军人或文职人员被俘，被一群戴着黑头套丧失人性的狂徒斩首，都可能演变成可怕的宣传噩梦。”⁴⁹ 通过全政府参与和建设伙伴国能力的方式，美国可运用 PR 来挫败或延阻敌人获得战略优势、影响国际伙伴、损害美国国际形象、影响作战资源调用的企图。显然，空中力量的倡导者们应该大力支持空军建设战略搜救部队，理解 PR 藉由战术行动所产生的更高价值。♣

注释：

1.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irective (NSPD)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2008; 另参看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DODD) 3002.01E, Personnel Recovery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指令 DODD 3002.01E : 国防部系统内的人员救援], 16 April 2009.
2. DODD 2310.2, Personnel Recovery [DODD 2310.2 : 人员救援], 22 December 2000.
3.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3-50, Personnel Recovery Operations [空军作战准则 AFDD 3-50 : 人员救援作战], 1 June 2005.
4. Joint Publication 3-50, Personnel Recovery [联合作战准则 JP 3-50 : 人员救援], 5 January 2007, I-1.
5. See the Emergency Email and Wireless Network [紧急邮件和无线网络], <http://www.emergencyemail.org/newsemergency/anviewer.asp?a=878>.
6. Earl H. Tilford Jr., Search and Rescue in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搜救],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1980), 116.

7. George Galdorisi and Tom Phillips, *Leave No Man Behind: The Saga of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不丢下一个人：战斗搜救英雄传], (Minneapolis: MBI Publishing, 2008), 431.
8. Tiemoko Diallo, “Al Qaeda Holding Europeans Taken in Mali—Military” [基地组织在马里绑架欧洲军人], Reuters, 29 January 2009,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latestCrisis/idUSL1774538>.
9. Lt Gen Harold G. Moore and Joseph L. Galloway, *We Were Soldiers Once . . . and Young* [越战忠魂],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88, 207, 213.
10. 见注释 6, 第 118 页。
11. Darrel D. Whitcomb, *The Rescue of Bat 21* [蝙蝠 21 大救援],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8), 2.
12. Victor Davis Hanson, *The Soul of Battl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How Three Great Liberators Vanquished Tyranny* [战魂：从古至今三位解放者如何消灭暴政],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456n87.
13. 见注释 6, 第 117 页。
14. Michael J. Durant, *In the Company of Heroes* [与英雄随行],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3), vi.
15. 见注释 6, 第 119 页。
16. 见注释 1,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17. 见注释 1,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18. 见注释 1,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19. Charles A. Ray (remarks to the 2009 SERE [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 escape] Specialist Graduation Ceremony [求生 / 避俘 / 拒绝合作 / 逃脱专业兵毕业典礼讲话], Spokane, WA, 12 June 2009).
20. 见注释 1,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21. 见注释 1, NSPD 12 : 国家安全政策命令。
22.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2010), 7.
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美国国防战略],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008), 17. “软实力”一词由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其著作《定能领导：美国权势的变化性质》中首先提出，见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此后，他在《软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获胜的手段》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见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24.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1), 5.
25. 见注释 7, 第 465—486 页。
26. 见注释 1, DODD 3002.01E : 国防部系统内的人员救援, 第 2 页。
27. 见注释 1, DODD 3002.01E : 国防部系统内的人员救援, 第 2 页。
28. 同上。血幅是一张印有美国国旗的薄皮革纸，上面印有几种文字声明：任何人协助该血幅之持有人并将其送回，将从美国政府代表获得奖赏。
29.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14 页。
30.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14 页。
31.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14 页。
32. 见注释 24,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第 8 页。
33. 很多理论家从核武器和使用致命武力方面探讨威慑。Bernard Brodie 认为：具有把敌人社区 / 城市作为打击目标而同时保护我们自己的社会 / 城市的能力，并以决策者的信用为支撑，才能产生最大的威慑，参看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导弹时代的战略],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Lawrence Freedman 认为：威慑是以威胁敌人如采取行动将遭到合法报复为基础而劝阻敌人不要贸然采取行动，参看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核

战略的演进],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Thomas Schelling 认为: 威慑就是讨价还价的战略, 以施以伤害相威胁而不实际耗用武力, 参看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冲突的战略],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4.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和救灾反应小组 (DART) 的 81 名成员乘坐 C-17 和 C-130 飞机, 于 12 月 30 日抵达伊朗, 在 2004 年 1 月 14 日之前全部离开。在巴姆, USAID/ DART 进行了需求和结构评估, 同时其野外医院医治了 727 名病人, 其中 30% 与地震受伤有关。参看 *Assistance for Iranian Earthquake Victims* [援助伊朗地震难民], USAID, <http://www.usaid.gov/iran/>.
35. Lt Col Marc C. DiPaolo et al., "A Rescue Force for the World: Adapting Airpower to the Realities of the Long War" [适应长期战争现实, 建造世界救援部队],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1, no. 3 (Fall 2007): 84.
36. 笔者 2006 年驻阿富汗期间目睹了这种效果。一天, 笔者接到救援一名在联盟部队与反叛分子交战中受伤的阿富汗女孩的任务, 于是带搜救部队将伤势严重的女孩和她的父亲疏散到一所美国医院, 并在几天后又去看望。这次行动拯救了一个女孩的生命, 女孩的父亲公开宣布: "我爱美国"。
37. 见注释 23, 美国国防战略, 第 17—18 页。
38.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3 页。
39. 见注释 19。
40.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26 页。
41.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41 页。
42. 见注释 24,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第 2 页。
43. 见注释 24,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第 15 页。
44. 见注释 23, 美国国防战略, 第 16 页。
45. 见注释 24,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第 6 页。
46. 见注释 2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 46 页。
47. Col Glen H. Hecht, USAF (comments during development of the Air Force PR Operational Concept [关于美国空军 PR 概念的发言], Langley AFB, VA, 2009). Hecht 上校曾任空中作战司令部人员救援局主任, 此前他在国防部战俘 / 失踪人员办公室以及联合搜救署任职, 他并驾驶过 HH-60 直升机执行战役和战术作战任务。
48. 见注释 23, 美国国防战略, 第 17—18 页。
49. 见注释 7, 第 527 页。



查德·斯特尔, 美国空军少校 (Maj Chad Sterr, USAF), 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 空军大学军事作战艺术科学硕士、空天艺术科学硕士, 现为战斗搜救军官, 任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空中作战司令部第 58 搜救中队指挥官。他在其军旅早期担任过警卫部队军官及核武器护送队指挥官。他以战斗搜救官身份担任过乔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第 38 搜救中队飞行指挥官、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第 48 搜救中队作战主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空中作战司令部总部“守护天使”职能领域主任及战斗搜救军官职能主任。斯特尔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及空军高级空天研究院的毕业生。